甲申傳信録

甲申傳信錄目次

甲申傳信錄叙

甲申三月李闖蹂躪晉地取宣府大將薄都都城沦門甚閎介以三月十有二日南步出左安門閽寺人詰之而反十五日晨起東步出齊化門門者以為謁東嶽大王者也不詰而出獨與王氏子東走日步行八十餘里止寶坻之梁城所村廟中數日聞闖入京師遂不返復東行訪路子于遵化謀之道宿山攬之大安村村人秦姓者訊予何行予答曰闖寇已入京欲謁督臣以募兵闖左闖益萬人趨京師京師不難

復也恭曰此村以來至闖門故嘗傑戰將敵從軍伍之列者最夥徒以餉匱而令賞不明故意退不復事非公能使督臣以大義令之即萬人可集也明旦遂行北至遵化則三月之二十六日也撫臣宋權已拜闖節度使督臣王永吉削髮遁去而遵化守土之臣方設彩亭龍案拜讀闖逆傳諭郡縣之檄于是予與將士相與慘然自廢而無所復謀矣止數日路于遵海而南予以兩氏在都復步行而還以四月十有六日復入京師以故自李闖犯闕至十六日以還都不大

詳且一時人士四方咸集當有紀錄可觀予是以道而不書而徒滯跡于燕三年丙戌冬客從江南携甲申事來所藏國變錄甲申紀變國難紀聞見聞紀畧國難睹紀變記碓傳燕都日記陳生再生錄程源孤臣紀哭陳方策揭凡十餘家槩視不倫其翻葺出一時蘭策無所折衷予于是博蒐見聞勤咨與難諸賢講求實錄刊誤芟蕪穢補闕遺類分為十篇自丁亥至癸巳之秋更七載而後勤成一書名之曰傳信錄而槩之甲申所以成一代興亡之言也或曰子之所

言皆信而無疑予曰作春秋者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者異辭所見三世所聞四世所傳聞者五世世遠而聞見因以不齊三傳所以多乖也太史公成一家言而年表與記傳之年世家與列傳之事或自為牴牾者多有亦傳聞者使之然也予雖採之記說諮之耳聞猶從及見之年予敢以自欺者欺人哉所與執簡之臣不以忌諱于當時之士謂予狂言可矣予何疑焉

當湖樨農錢[illegible]撰

甲申傳信錄卷之一

彭城錢𫘝著

睿謨留憾

大行皇帝御諱由檢

光宗第五子

熹宗弟初封信王

熹宗七年丁卯秋七月崩遺命以

上繼大統遂即位按熹廟大漸時逆璫將擁立以魏良卿為帥母后臨朝稱制張后心不允力贊熹廟密旨上入受禪上欲辭張后遽曰皇叔義不可辭且事急矣宜速謝恩上因

拜命即還　上別宮　熹廟遂崩魏忠賢及輔臣施鳳來等候詔于外頃之英國公張惟賢入挺擁捷宮

上遂得立明年戊辰改元崇禎

上英斷天挺承

神廟

熹廟之後反前獘黜邪黨勵精謀治勤勤焉有中興之思然疆事日警中原内匪加以飢饉游至寇敵橫出拮据天下十七年而神器遂覆遂死社稷嗚呼神讀痛恧曾不一舒其懷其為恨何有極耶臣癸未仲秋入都迨甲申之變所見聞者具述其略其他政紀職

在太史非臣野陋之所能及近叙危亡之故〻曰膚
謀留憾以俟史者取裁焉
崇禎十六年癸未秋七月
上將行秋夘禮以貢士大典禮臣倶蒞闈事初十日命
成國公朱純臣代之先是滿洲以壬午秋入南至河
陽徵兵四方明年春始集而滿洲且出
上命督臣范志完遏其歸路以隻輪不返為功輔臣周
延儒請視師誓不負詔
上從之二臣以大捷告而滿洲盡出初聞捷時

上大喜賜太平宴及二臣好覺
上怒甚罷廷儒放歸狀志完及趙光抃下獄以滿洲入
故公車道梗貢士更以八月二十七日放榜會元陳
名夏一榜凡四百人
九月十四日殿試賜楊廷鑑宋之繩陳名夏進士及
第當是時闖獻二逆交馳楚豫荊襄之間烈焰甚熾
國家方亟兵彌剛廷闖揣上懸奇謀異勇富國強兵
四科募士而應者寥寥于是進士陳丹衷疏薦副總
兵戚大用以將練廣西土司力掃群寇疏上

上大悅之
冬十月擢陳丹衷河南道監察御史奉勅徵廣西賊
税為兵餉使協戎大用練兵廣西而闖寇已陷秦關
矣請詳稽場裏宰中
十一月以潼關陷告命余應桂為秦督李化熙總制
三邊應桂憂懼而泣及陛辭請曰不益兵餉臣雖去
無益
上為之嘿然中樞速之行至晉一無所為逡巡河上而
西安已全陷矣賊既入西安遂定三秦僭位稱號謀

渡而東河余應桂方閱兵河上聞賊將至遽走太原

是日殺總督臣范志完趙光抃吏部文選司郎中吳

昌時獲臣薛敬忠

光抃九江人乙丑進士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十五

日滿洲破薊州十八日光抃始入京先是光抃以

劾鄧希詔流廣西是冬閣命選會計家貲二十七

萬七千各與三萬以三萬奉老母自攜三萬入京

閣延儒遣長隨楊索銀五千光抃絕與三千補薊

遼總督受事未幾竭貲犒士延儒范志完盡杖滿

洲以出而光析與戮漢不傷之

十二月以正瑜李建泰范景文方岳貢為相是月舊輔周延儒復徵入京賜死十五日戒五城清道馳西域所獻千里馬城上試之尋罷二十日賊從沙渦渡河攻平陽知府張璘然以城先降而三晉聞風靡矣

崇禎十七年甲申春正月朔旦朝罷

上揖閣臣賜茶閣臣並云庫藏久虛外餉不至一切邊

費刻不可緩所恃者

皇上內帑耳

上嘿然良久曰今日内閣雖以告先生語畢潸然淚下

初十日賊牒文兵部署以大順永昌年號約戰言三

月十日至兵部執詢之乃京師人從涿州還道遇逆

旅人暴病云山西巡撫移文期是日到誤期當斬病

劇不前與銀十兩使遞兵部以爲詐斬之

上以賊急召對輔臣曰諸臣獨無能爲朕分憂乎李建

泰自言臣西人頗知賊中事臣願于本地募餉百萬

治兵勦賊不則毋使東渡建泰復奏進士石嶐願單

騎走陝北連甘寧鎮兵外連羌部召募忠勇御翰義

餉勦賊立功否亦內擁兩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

渡上欲用之建泰復言侯恂到西酌其可用請之十

六日命輔臣李建泰督師勦賊告廟賜劍

駕御正陽門樓餞之曰先生此去如朕親行

上目送之二里許方還宮以兵部主事凌駉監軍是日

風沙大作占者以為不利行師而建泰所乘轎折杠

時京營總兵王家彥率營兵五千從行十七日從兵

逃歸者三千建泰氣阻遲遲而行日行不過三十里

時進士程源送建泰至真定曰相公此行當兼程抵

太原收拾三晉以蔽神京若三晉失守無可為矣十九日吏部奏秦寇窺渡三晉披靡賊馬未到而城池已空偽檄方傳而人心皆亂議復保晉重蔡懋學道行縉咸紳急煉鄉謀聯絡六事而縉紳咸負之秦人為科道守晉蚤廉之恐為伏奸以應寇也二十八日平陽陷寇沿河州郡悉降偽官余應桂及諸將開平陽陷望風爭避太原無兵矣

二月初八日賊至太原以數卒上城開門而入殺太原知府撫臣蔡懋德布政趙建極死之先是李建泰

丞東平兵不願戢百姓閉門不敢納兵譁三日乃入
城薊鎮總督王永吉請撤寧遠入保京師太常卿吳
麟徵其疏力贊其事時真定知府丘茂華聞賊警移
家屬于城外總制徐標執茂華　　部卒以求中
軍不獲怨標伺標登城畫守禦劫縛出城殺之釋獄
出茂華茂華遂牒所屬州縣約叛行賊是月
上以太監盧惟寧高起潛杜勳等十人為天津通州薊
鎮宣府山海山東兩淮江浙兩粤各鎮監軍二十六
日命戶部尚書倪元璐歸翰林院掌事專侍聽講別

擢戶部尚書既以大理寺寺丞吳履中為戶左管尚
書事二十八日
上命閣臣傳五府六部各官入授以手劄各修戰守事
宜策進
上御文華殿各劄既進左諭德李明睿少詹項煜請
上南遷都御史李邦華請太子監國南京
上反覆觀之怒甚少間色漸平事竟留中不發
三月初一日召對陳州生員張鏐中左門進三策首
請皇太子監國南京擇一二老臣忠愛大臣輔之左

諭德李明睿請南遷日日上奏翰林院尚書倪元璐
都御史李邦華請太子監國南京
上曰朕方責諸臣以大義而使太子出是倡逃也其謂
社稷何會科臣光時亨具奏以為不可議遂寢是日
昌平兵變官衙民舍焚劫殆盡撫臣何謙捕斬亂首
撫之初二日榆林陷告廷議調寧遠總兵吳三桂山
左總兵劉澤清薊督王永吉等內捍三桂道遠未進
澤清不奉詔道遁吏科給事中韓如愈劾之以如愈
嘗糾澤清跋扈也澤清嘗云天下有變山東不為他

人有耳初三日傳諭守城盤詰出入命輔臣魏藻德兼兵部尚書駐天津調兵司兵責兼戸部尚書駐濟寧督漕會有北人上言各官不可使出出而潛遁與為例走月者遂止不遣允輔臣陳演蔣德璟致仕回籍初四日賊陷寧武鎮總兵周遇吉戰死之命襄城伯李國禎練京營兵守西直門敕天監奏帝星下移詔百官修省而大僚官職飲酒高會如平時初五日李建泰以病告兵士逃亡略盡

上特發內帑數萬調宣府太監杜勳山海總兵唐通協

守居庸關初六日晉諡楷餉凡在獄如曾纓侯恂逆
案臣王志舉王永祚陳濬謨鄭二陽等皆擬充餉贖
罪吏部尚書李遇知議以勳戚世臣加爵大小諸臣
諭獎各捐助餉銀
上然之江南大僚士民共舉舊司馬張國維為浙直總
制練兵輸餉報如議加總兵唐通吳三桂左良玉黃
得功伯爵劉澤清鄭芝龍世襲都指揮使協勦諸寇
立功加侯先是榆林舊總兵姜讓降在賊中至是讓
先驅至大同大同總兵姜瓖迎賊賊陷大同巡撫衛

景瑗死之初七日名對新翰林官于左中門探花陳名夏先有招募山東義勇等事疏用言淮揚要害宜練兵重鎮廷對稱旨即御前拜命為戶部兩科都給事中兼翰林修撰許以不日重用名夏薦翰討方以智中書劉中藻以智具疏請出淮上招集豪杰中藻亦請出外募兵俱未報初八日

上召戶部侍郎吳履中入問帑內現銀幾何答存八萬

上曰以備城守雖各邊月餉亦不可發履中極言若無

九邊京師安守

上不聽是日賊至陽和副總兵姜瓖叛降官民或椎牛
載酒以先或預爲大勝進膳至有掠民子女以獻者
京城門鎖鑰益嚴初九日賊陷宣府巡撫朱之馮死
之大同陷報以司禮監太監掌印王承恩爲京城內
外提督初十日大康伯張國紀捐銀二萬助餉特進
東廠太監徐本正進國紀爲侯因加以爵諷諭嘉定
伯周奎奎止捐一萬其餘勳戚無及萬者
上懸令助餉陞爵有差借餉及萬者選授太監王永祚
曹化淳捐至五萬其餘至三萬王之心捐銀一萬而

朱亞獨加多于永祚优淳所捐魏藻德首捐五百金陳演既放未行復召至上前極言掮杏從未向吏兵二部討一缺為辭而百官相率共議出餉或以衙門或以省直各衆集出之如浙江六千山東四千之類御晋等省山東共輸至三千一百刑部尚書張忻捐九百金足之然所派亦不太均多有擁厚貲而不樂輸者先後所捐僅至二十餘萬而内臣有怨望者或題宮闕壁云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十一日頒罷己之詔盡捐加派三餉募捐

李自成者爵伯賜銀萬謝賜從及降賊者皆許帶罪
立功因諭已調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義勤王有
志封拜者水陸並進鐫板印
上用御璽張示各處十三日增各門兵餉益不給人止
給錢百是日賊至居庸總兵唐通杜勳叛降盡獻符餉撫
臣何謙帶罪協守居庸逃去賊遂入関來勢疾捲人
心震懼
上自是月初三日始召大臣群察議事絕無要欵
上顧舉朝無人每回宮必痛哭而入各門分設大將軍

紅夷諸砲砲所伏處立營守之每日以部臣輪督九門三大營兵屯于門外統帥衛官而已十四日府庫閉閣起用舊司禮太監曹化淳督守彰義門十五日京師九門俱閉風沙大作正陽門武安侯例左旗竿中折為兩截道上十六日賊由紅門川突攻昌平州總兵李守鑅及監軍太監並逃去日晡犯十二陵焚享殿伐松柏自西山連營達沙河無隙地直犯阜城門終夜焚掠火光燭天是日

上召對各官凡三詢廷臣惶然無措都城女墻共計五萬

四千有奇京營兵向無實籍多為大璫隱佔加以癸未疫死甚衆其精銳者又為新遣內侍選去時登陴止老弱萬數千人太監萬餘人凡三女墻止一人瞭望放砲射箭下檄晝夜無造飯者兵皆飢餒不堪初時有太監送飯盛以木桶饔衆卒攢食之至是不復送飯城兵遂有死者

十七日賊分兵東至高碑店西薄西直門砲聲震天人情恇懼鉛子飛入城中如雨西直門塌其一角登陴太監褚憲章放神器大砲砲炸燒死

上令各監局掌印以下大小太監俱充城哨于是每女墻始得一人而收炊未立卒以錢抵市取食上城兵餉倍減是日厚載門有小民捐銀三百兩又二老人并六十餘人久居彰義門外時避入城中一生所積傢伙可念痛哭出諭戶部

上賞官以錦衣千戶時

上召九卿科道官議下命兵部速調兵勤王諸臣束手無策

上泣下諸臣亦相泣下或言另員當今之急無考選科

道采是新授御史一十八人添督九門起用舊給事
中章正宸而戶部侍郎吳履中復申捐貲贖罪之議
遂出曾纓等于獄時賊攻甚急城勢岢卿會議各省
紳民協力登陴分守各門並出貲從兵魏藻德謂
上曰營兵屢經守城然尚胆怯若驚走百姓非素習益
畏懼一人驚走搖惑衆心反致悞事
上以為然遂禁官不得登城登城者惟大司馬及文武
京營巡視各官數人而已餘雖守門卿寺科道官都
不得上而閉紫禁城東西長安各門甚嚴輔臣入閣

詳驗始入是日賊遣叛監杜勳縋城入講盛言李闖

人馬強衆議割西北一帶分國而王并犒軍銀百萬

退守河南當局茫然無應內臣告上

上密召見之平臺輔臣魏藻德在焉勳具以前事奏

上且言闖既受封願為朝廷內遏群寇尤當以勁兵助

制遼瀋但不奉召與覲耳因衛

上如請為便

上語藻德曰此議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決之藻德不

答嘿然曲躬俯首而已

上憂慼不能坐起龍椅後藻立再四詢藻德定議藻德

終無一詞

上命渤且回話朕計定即有旨約封復継勛還營勛既

出

上以藻德不言且勢困推龍椅倒地而入藻德遂出藻

暮坐西直門太常卿吳麟徵登城望賊勢雖支急馳

入朝欲面陳要事遇藻德于朝門語之故藻德云

皇上已煩甚方休息不必入也手挽之出

十八日辰刻

上傳取箭叢數千掛紫禁城內先是名對每傳奪翰官
以貞侍
上自二月二十七日始至是詞臣楊士聰與焉自辰至
午
上又不出詞臣因言左吳俱封伯而劉鎮近在東省獨
不與恐有他變請魏范諸老出閣議之即具揭封東
安伯左都御史李邦華奏言新御史周亮工未即錄
劉令尹皆嘗著効城守急宜用之登城疏既入閣議
前門欲登城一望兵勢中貴拒之而逆賊攻平則門

守將賀珍戰死之時淡白陰慘日色無光是日大風驟雨冰雹雷電交作人情愁慘午刻雨止賊攻彰義門以叛監杜勳嘗射城上監軍太監曹化淳怨啟門賊遂入薄內城及暮內監有諷

上遜狩者

上同內監登萬壽山頂四望逝時知事不可為遂回朝宮清一數遣內監㑹勅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鞏永固各帶家丁護送出城南遷劉鞏疾至內殿見

上曰法令素嚴臣等何敢私蓄家丁即率家人數百何

足以當賊鋒

上頷之又召首輔魏藻德言事語密不得聞久之

上顧中官將出宫分遣太子二王出匿進酒酌數杯語

皇后曰大事去矣爾宜死袁妃遽起走

上拔劍追之曰爾也宜死刃及肩未仆再刃之仆焉目

尚未瞑　皇后急返坤寧宮自縊

上延壽宮長公主年十五

上目之怒曰胡為生我家欲刃之手不能舉良久忽揮

劍斷公主右臂而仆坤樂宮主并刃之昭仁殿而還

宮人諷懿安皇后太妃李氏並宜自縊
上自仗劍至坤寧宮見皇后已絕呼曰死得好遂召提
督京城內外太監王承恩至前語良久硃諭內閣命
成國公朱純臣總督內外諸軍務以輔東宮并放諸
獄囚命與成國公語中閣命酒與承恩對酌漏下三
鼓
上攜承恩手幸其第脫黃巾取承恩及靴登黃大帽衣
靴着之手持三眼鎗隨太監數百走齊化崇文二門
欲出不得至正陽門將奪門出城軍疑為奸細弓矢

下射守門太監施砲內向急答云
皇上也而砲亦無子中宮
上倉遽還宮易袍復與承恩走萬壽山入巾帽局正縊
上無他服止御白綾暗龍短襖一襲跣一足而崩諸內
監宮人各紛散從東華門出城以為紫禁走矣時賊
以五鼓攻正陽門未克餘各門率用木枝梯城先攻
東直門先時亨首降御史王章不屈被執而德勝齊
化阜城宣武正陽五門一時俱啟
十九日平旦城中鼎沸守城者爭下翠棄戎服征亂

而走賊卒入城內者悉登城挖箭而捉大呼曰持箭開門者不死于是人爭拔箭而戶設永昌香案矣是時自成騎兵破西直門執襄城伯李國禎至翠蓋城報自成入自成至門偽軍師宋獻策曰先安民乃可入自成從之拔箭去簇向後發三矢約曰軍兵入城敢傷一人者斬以為令午有黑氣滂門而出獻策曰民氣也避之因導自成以午刻由德勝門入先是叛監杜勳亦從德勝門射書約降故開門以待司禮監王德化率內員三百人迎于門外自成許以照舊掌

卯而曹化淳尊自成從西長門安入大內自成發三
矢射承天門上甍乃入宮見袁妃公主于地咲
上大恐令伏道太宮調理後袁妃不知所之公主強起
出就嘉定伯第是日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
宣城伯衛時春左都督劉文耀駙馬鞏永固皆闔門
自盡東閣大學士范景文戶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倪
元璐左都御史李邦華副都御史施邦燿大理寺卿
凌義渠太常寺卿吳麟徵刑部侍郎孟兆兵部侍郎
王家彥翰林侍讀周鳳翔春坊馬世奇諭德劉理順

簡討汪偉戶部都給事中吳甘來太僕寺寺丞申佳胤錦衣指揮王國興李若璉御史陳良謨吏部員外許直兵部郎中成德主事金鉉觀政進士孟章明皆死之語具大行騐來自成不知
聖駕所在乃懸令募獻者爵萬戶侯賞金萬苟告者賞金千并捜太子二王
二十日嘉定伯周奎獻二王入朝見闖闖遣偽都督劉宗敏收養之午刻賊卒李才得
上崩駕于巾帽局墨書遺詔于前襟云自朕射失守社

稷無顏冠服終于正寢又云各官供赴東宮行在自
成命以兩乘昇上及承恩置東華門側用錢二貫市
柳木棺以殮枕以土塊覆以蓬敝既而皇后周氏亦
從東華門出置龍文棺上藉以錦裀覆以錦被而
上猶暴露遂撤錦被覆
上焉
二十一日遷
帝于茶庵自成用太監王德化言易
上以硃漆梓宮及皇后梓櫬而

上穿窄靴戎問之一內監曰鳳不更頭龍不裹脚時在
旁痛哭者兵部主事劉養貞也時內臣請祭葬俱以
帝禮自成許葬以帝祭以王于是光祿寺稍供祭品
以獻
二十二日具帝冠服后殿服數內侍為
帝梳髮尚冠入殮鄉民有叩頭痛哭者宮員有過拜者
有遷道從南遠行者
二十七日黎明偽官令叛監略具儀從移
先帝及后梓宮于城外二王俱青巾至梓宮前悲愁慘

不言因過成國府用飯五西兵從焉成國夫人常氏

朝二王畢五兵催送梓宮二王至門而返尚不果葬

四月初三日黎明葬矣

上及后于田貴妃墓臨者惟太監百姓而已嗚呼

甲申傳信錄卷之二

彭城 錢䎘 著

疆埸裹革

甲申之變從死社稷者頗有然以一日之死參平時尸素之愆未可得當也惟秉戈捍圍提師在野共勞倚難故總書識留憾以在外死事諸臣繫焉馬伏波云大丈夫當殺身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安能死兒女子手中耶諸臣雖無功而自殺其志氣有足多者故誌疆埸裹革以風之闖之犯闕由秦而晉而燕

故先陝次慶陽次榆林次山西次寧武次大同次宣
府而以京師終焉

陝西

崇禎九年丙子孫傳庭以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傳
庭字白谷山西代州人己未進士擒闖王高迎祥殺
之十一年加兵部左侍郎賜尚方劍總督各鎮勦流
寇是歲滿洲入薊燕齊調傳庭總督保定十二年秋
劾下獄久之陝西總制汪喬年字歲星浙江遂安人
壬戌進士辛巳陞陝西巡撫本年陞兵部右侍郎兼

右僉都御史總督三邊為中軍將賀人龍所賣陷在
賊中人龍者陝人長大有力秦鎮精兵北監屢鄠縣
最多漢陽三原半人皆人龍所轄以故跋扈自倨喬
年威重自尊與人龍不協人龍遂忿私交賊々知喬
年師期偽為騶夫扶喬年入營欲脅之喬年不從遂
觸石而死繼以總制則傅宗龍也宗龍字仲綸雲南
昆明人庚戌進士己卯歲為司馬庚辰下獄赦已秦
督人龍復賣之賊又知督師期如前給宗龍過一縣城
內約曰總制欲生毋多言第呼城開門共入即無恙

比至城守者以總制來將納之宗龍乃大呼曰我為流賊俯至凡所來皆寇毋開門速發炮縱發慎勿恤我〻與賊共盡可也賊怒急擒宗龍入營寸磔之于是寇勢獨熾矣當是時朝廷以傳庭論罰削功復濟為兵部行侍郎督理京營援兵而汪傅相繼失利壬午復以傳庭總督三邊尋加欽命督師總制秦晉應剿豫川楚黔蜀賊兵部尚書傳庭既至知汪傅皆以輕殺自賈與人龍不協致敗閩降禮恩洪之而人龍自以敗兩總制慨罪毋謂督必徙卒四十人從其後

以傳庭意決無猶不復發怖逐撤從卒止一傑從而
傳庭潛戒從官壯士來際澗之矣俟後人龍至計賊
情習武技以善射自矜因命之射而未持弓矢來遣
從人歸取之庭傳曰朝廷獨罪汝爾何人龍曰何罪
從官壯士二人遽扶之曰毋行可徐議耳人龍欲奮
絕脫去扶益堅就庭梃縊之壯士即從後拔劍斬之
人龍既斬即曉諭其部衆曰願去者即行願入伍者
照册領餉願人龍報復者即決戰可也諸軍乍驚譁
議不齊仍以去與決戰皆無名遂復入伍而以翻山

鷄高杰為中軍將悉統其衆自庭儁承陝悉力以繕
甲士正千變趙勒劉冦于襄城重兵涉遠賊衆奄至
秦兵盡潰甲馬無一遺諸將帥僅以單騎走免傳庭
歸復募卒定伍而馬匹絶少即限諸將共輸以贖襄
城覆師之罪將兵稍足暨歲餘募兵甫四萬而孫枰
傍野之卒居多練習未備傳庭意堅守俟較武嫺熟
然後進師而闖冦方横馳于汝汴河洛之間癸未秋
廷議謂傳庭出關剿之傳庭意且不奉詔而偽張師
期以駭賊闖燄益張勁兵數萬恐不支而張獻忠在

詢闖以遺書獻忠言孫督兵甚強破闖必移兵于蜀爲削蔓耶不可不助也于是獻忠遣精兵萬騎助闖闖勢益盛然孫竟且不出關秦撫馮師孔數言頓兵久安非朝廷命所意也且寇日強橫將何所終傳庭曰出師有期當圖萬全以報朝廷無煩中丞憂馮故督之行曰行師既有期甚善命從吏速治酒觀兵餞督師既餞孫不得已以八月二十日治兵出關遇賊賊匿精銳先以所掠饑民為前鋒作戰斬獲之遽以捷聞疏云有逃自賊中回者言賊闖匿名宵驚潰匪

晉清楚豫不以一賊遺君父憂而不知乃賊間也闖退賊至境外堅毋相持隨檄晉餉濟軍車牛絡繹三晉驗無會天雨三日餉不至人馬飢甚總兵白廣恩等諫退兵傳庭不許曰若退則潰不可止不如聲言進戰使賊聞風而退我且可待餉至賊詗知之明日挑精騎屢要道中闖賊至即奔潰棄甲山積騎兵悉退入關時九月五日也傳庭不關隨遣潼關鎮將倪從龍急督許而壯兵止商洛口使賊毋躡進從龍許卻不過千騎度不支跳行而吼聲從內發矣當是時

騎兵先争入關步卒後至賊已之獲所棄甲仗甚衆即傚步兵裝扮入潼關〻內伏兵既多炮聲一震關門即開初六日潼關遂陷從龍關炮發遂逆寇已塞路不可行乃從間道趨西安諸師遂頓兵城下不得入而寇隊已悉薄西安矣諸師倉皇無戰意西安人王根子私降賊十二日根子率健卒斬門關西安南門縱賊大入道臣楊王休及方伯已下皆降西安遂陷孫傳庭舊留西省喇嘛僧二百餘即日擁之西去撫臣馮師孔潛遁不知所之向傳殉湖者誤高杰遁走涇陽

三原悉男女金帛肆叔以行一時殉難者凡七人焉

潼關指揮三人一姓李一姓盛一亡姓氏十月六日陳自殺陝西按察使黃炯守李侯河南光州人壬戌進士城陷自縊長安知縣吳從義守歲貢浙江山陰人庚辰進士涖邑以廉能潤城陷投井死賊義之賜其家

承潤南知縣楊瑞守杏渢山西高平人庚辰進士癸未歷兵部職方未離任而西安告陷逐自縊泰府長史章世綱字闇然浙江會稽人城陷亦自縊死一作尚綱

慶陽

威

闖既入秦所在州郡皆望風歸附獨夏陽恃城堅相持不下火炮罪發傷賊三萬飛頂城濠幾平賊乘濠平而夏陽東城守者皆婦女賊遂從東城破之夏陽進士參議段復興號薇繩山東陽殺人甲戌進士盡家為縊死遂自提刀殺賊手刃數十人自刎

榆林

榆林舊鎮素稱忠勇西安之陷總兵姜讓濟榆林趋降賊其餘將士調達尤世威等（雅達疏莪錫卿翊義十有餘人失其名姑闕）抗賊不降賊以數萬騎攻榆林榆林伏銳騎閉門

逆賊亡入盡殺之賊怒沓師大擊又破之賊并師

攻殺賊甚衆堅守不下賊忿甚掘城為大窖用砲震

擊崩城數丈城遂隔層將盡惟精兵逃入外邊州地

而尤世威等俱殉 霍逆疏稱道臣殉難有卿任守亡 洪詳榆林參議御任故總兵王世

尤世祿侯拱極 尤世威遺詢

山西

癸未十一月二十四日賊至安邑燒西門知縣秀之

秀跳入井中賊鉤出殺之提督兩門守關巡撫山西

閣御史蔡懋德守雲怡南直崑山人己未進士茹

常齊清約素守甲申中奄懋德被論當去以賊警候代
寇出關晉兵禦于河潰不不寇遂渡入太原懋德自
縊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趙建極字信司河南永寧
人己未進士城陷罵賊而死

寧武

頓守山西兼代州三關總兵周遇吉字翠菴遼東錦
州衛指揮驍毅絕倫守禦勤謹駐劄寧武關平時遴
選部下降夷胡婦二十人人皆絕悍驕射精捷支衆
與精將倖等更選徒丁之無藝者各一人事之為夫

婦而臨陣不從徒丁役胡婦默非至急不役之以故
行師殺賊過當甲申三月賊犯寧武寧武兵止四千
遇吉同其妻並率兵力戰人皆奮勇無不一以當百
斬級萬餘而寧武戰卒亦略盡遂敗入城城陷復巷
戰格殺百人身被入合聚家屬共焚死胡婦二十人
共自伏中宮同閉其門縱火遇吉所乘駿馬于衙賊衆
闚心悍遇吉不敢騁窺其舍而又艷心駿馬無守者
試引旁之至即胡婦引鞍驚逸殺百數十人矢竭
亦盡赴火死賊恨甚遂屠寧武無一遺者賊入京語

及寧武皆云使所不皆若周公殫忠盡力我僞爲訛
至此放言遇害者莫不驚歎悚服號稱天人

大同

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衛景瑗字帶黄陝西韓城人
乙丑進士寇陷大同執景瑗母脇降景瑗曰此膝不
屈弟二人可即殺我〻固應痛詈汝輩以老母在恐
移之憐禍乖姑忍耳威脇三日不屈飲食亦弗接自
碎其首于賊門之石獅子而哭母夫人之既執也曰
我爲朝廷命婦子爲朝廷大臣豈食賊粟罵賊不絕

而死大同兵備道右參議朱家仕字崑海陝西河州人戊辰進士痛甫耿殺三月七日賊薄大同總兵姜瓖佯以觀兵設伏出城迎降復入城其部卒望見家仕趨馬湖之家仕知事去奔遁入署出索二千金盡給吏從曰我未嘗取大同民一絲此家自攜來今盤棠與汝衆煩汝帶為我與石推非以果我忠于是悉大小家屬凡十六人盡投井中衆為推土相哭而去

宣府

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朱之馮字勿齋南直徐州人

乙丑進士時上屯發他日久之馮履任未幾而寇至
忽迫徹設備馭勞辛倍常三月十一日寇至好鎮王
承胤欲縛之馮以降之馮喻以大義洞悉順逆利害
之說衆莫聽之馮知難作趨投池中死僕急出之復
佝繼遣疏陳守禦事甚析
上咲悅贈未及而都城陷矣
京師
西二營將軍賀珍保定人忠勇天成性耿不回臨陣
果毅無所怯賊既迫珍心平則門外部卒素練及至

迎戰斬賊甚多部下無不人人力戰戰卒步止千騎漸殺傷至二百騎皆力戰不休珍度不敵叱卒去我自一人當之部卒漸解散卒猶不忍離從珍同陷陣力戰而死千總徐文爍順天人賊逼御文爍出德勝門外賊至率部卒迎至阜城督勇兵前苦鬭死京營兵四十餘萬部將以千計臨敵力戰死于疆場者二人而已嗚

甲申傳信錄卷之三

彭城　錢䎮　著

大行驂乘

稽古之失天下者有矣不稱同死社稷之爲賢飛廉死商之難惡來哭紂之屍皆不可爲忠長惡速亡罪之大者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君三十有六而稱死君之難者三臣宋督弑其君與夷而及大夫孔父宋萬弑其君捷而及大夫仇牧晉里克弑其君卓而及大夫荀息然皆死于亂臣殘殺而非引經自

戮者也衛之石碏號為純臣不死州吁之難齊晏嬰以賢相而不受崔杼之禍周召二公著共和之勲不與流戮之害人臣謀國之忠豈徒賢于一死者哉如曾死而已耳是社稷可以據國君可以亡天下可以拱手而授賊所稱謀人之社稷謂何而徒以一死自矯也三代而下所得與社稷同亡者往往而有近代之烈則莫不以文信國為稱首然信國非以主亡而遂自戮也其入燕也凡三年而後死丞相孛羅詰之曰爾立二王竟何成功知其不可何必猶為信國曰

父母有疾雖不可為人子無不藥之理由是言之信

國豈徒拱手以天下與人而帶以身殉為烈哉明之

所以失天下者主無遠亡之行臣皆趨亂之閹議論

紛更于朝使天子無終朝之令知國已危則爭來銜

命以遠行避禍為賢進人不必忠良舉人欲張朋黨

政以賄成爵以賄買此必不可移之志也天子欲行

其所是諸臣無所利于其間則必曲阻其令以罷之

天子欲去其所非諸臣無所不利則力張其說以行

之夫

先帝以明察英斷之君而號令幾不行于臣下如此尚何天下之可爲哉至于保社稷策權宜備禍變諸臣無一有也其萬可一全之策莫如李邦華等議太子南行而光時亨非之石繇欲單騎走陝西速羌更內合三鎭克復西安否則退守西河使賊不得東渡隨地權宜召募忠勇不費朝廷寸兵粟餉而李建泰以爲新進未可驟用俟臣至彼酌之既而受命不出境賊至不一戰時亨首以城降是二臣者豈不皆可磔于誅既在矣又靦然求敵貪圖富貴尉光時食其餘

卯以變告

大行皇帝遂崩一時從死者三十餘臣而袴椋簪挺拜

舞彷徨者以千計向之稱蹇諤臣者莫不咸在其間

由此觀之諸臣能從

先帝于地下者其視俯首賊廷相去遠矣記曰謀人之

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社稷危則亡之諸臣與社稷

同亡而不以社稷稱者何也余以郊臣曰衆雖有善

者莫之能諫故曰大行縣衆言

皇帝已大行諸臣能隨其從而執綏珥筆以從耳雖無

建德立援桀衛社稷而殲紂之僕奔走之勞使
大駕不孤行于地下其猶賢乎居守而毀柳汙面而俘
繫滅趾而臣賊者矣然而讀史者至明之將季其于
社稷存亡之故蓋難言哉

世臣

少傅宣城伯衛時春字和宇定遠籍蘇亭人賊既入
率妻子共投第中大井死闔門無一遺者

戚臣

新樂侯劉文炳字洪籍直隸任丘籍南直海州人賊

既通澂曰身為戚臣義不受辱不可不與周難其妹
皇親李氏早寡年未三十炳名之曰爾家非避患地
宜來歸可以同命妹遂歸父繼祖及祖母瀛國夫人
先帝外祖母也年八十十九日城陷俱投井中炳呼其
妻孥悉避樓上扳其梯縱火燔之童孫幼女號啼呼
炳炳曰噫兒且去那尋即至拜悉焚其第遂自縊其
燔火中大小男女死十六人
惠安伯張慶臻字鳳華河南永城人城陷與長子承
揆及闔門登樓自焚惟次子承恩少子承志正月先

遣居山東得免于難

左都督劉文耀新樂侯文炳弟也城陷投井死

錦衣衛都指揮王國興聞城陷舉火焚其正寢危坐

而死賊撥煨燼見其屍猶危然南面而正坐焉

駙馬都尉鞏永固字洪圖順天大興人

光宗壻也都雅好客喜讀書賦詩善騎射

帝甚愛之二月十五日永固入朝

上詢救時切務固說

上南遷請衛馭以從力可召募義兵激蕩寇亂不難定

也
上曰義兵何易國曰不獨數萬果如臣策即數十萬慶
必可致若徒守京師京師已玩弊久祇坐困無益也
上不聽及寇陷外城
上咨各國曰卿向說朕南行能集兵數萬今猶可及乎
國曰今不及矣
上曰卿言可致數十萬今何無國曰暇日人易集今事
急人心盡亂雖一卒亦難致也時新樂侯劉文炳並
在

上問言兩卿各率家丁護從南行可爭劉學並曰家丁何足以當賊鋒況臣家素謹不畜家丁遂罷明日城陷公主已先一年薨柩尚在寢生子女四人悉以黃繩繫之櫬旁聚古玩書畫環繞殯宮雜置積薪焚之永固大書世受國恩身不可辱自投火中並死

文臣

東閣大學士范景文字質公北直吳橋縣人癸丑進士平時以兵略自任筦南樞時撰師律輯守全書癸未除北大司寇是年冬與李建泰丘瑜方岳貢同日

拜相及寇逼激曰身為大臣不能從疆場少豎功伐
難死何益十八日召對已不食三日矣十九日城陷
景文至演象所聞賊已入宮或言
先帝駕崩或言南巡激曰不知
聖駕所在惟有一死以報
陛下步至夷巷投大井而死井在龍泉巷一妾聞景文死痛
哭自縊于夫人陸氏柩前
戸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經筵日講倪元璐字鴻寶
浙江上虞人壬戌進士崇禎初歷官翰林侍講元年

戊辰元璐奏毀三朝要典疏曰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三議鬨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于逆璫其議不必不兼行而其書不可不速毀也蓋當時起議與盈廷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
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彌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見不可不偏非總在逆璫未用群小未升之日雖若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也既而楊璉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户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

案群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三借而三案之面
目全非故凡推慈歸孝于
先皇正其頌德稱功于義父此又一局也縱已然而猶
疑有遺孽擬極重而或憂其翻局于是崔魏諸奸創
立私論標題典要以此批根今日中正之黨碑以之
免死當罪則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
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如臣所見惟有
毀之而已夫以閹豎之權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
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行

佛明論規模大典則是忠賢欲與

肅皇爭聖霍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

矯誣

先帝僞撰哀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而不

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爲例假竊誣妄當毀三況七

載非雜稽之籍實錄有具備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

人唾罵當毀四疏奏

上嘉納之甲戌除翰林侍讀乙亥擢國子祭酒丁丑放

歸壬午冬起右司馬時滿州方薄徐淮道路頗梗元

璐募健丁數十騎夾馳入京師

上聞之大喜即召對元璐陳禦寇方略機宜甚悉得條

奏理財最當

上意

上大褒異之時癸未三月也逾月以右司馬特晉戶部

尚書兼翰林學士　祖宗朝江浙人不得居計部翰

林非宗伯少宰不濫受以翰林浙人歷司馬至計部

自元璐始命下元璐辭

上留元璐至中左門謂曰卿忠誠敏練諸所奏章井井

有條以此知得且帝王用才致治原只一二人為之

即

高皇帝所用文臣不過劉宋輩數人朕用卿户部從圖

力致太平

祖宗成憲用不可變今用人為急毋固避元璐頓首受

命用奏曰必使臣者有三做一從做使使臣與兵部會

計先準餉以稚兵用準兵以稚餉彼此相稚則數清

而用逐一大做小小小生節無蘇于數求其一舉而可

得數十百萬又必有利于國無害于民者一一正做今

所設施豈可出于權宜務斂必以仁義為根本禮義
為權衡苟政爲民者必為請命
上曰御言有學問根本之論也既筦計務奏一切權宜
不便者罷之而以錢鈔屯鹽海運為要務因奏兵額
難清屯發金粟則餉愈匱請餉司得兼職方以察覈
兵籍凡餉餽絕遠緩急難恃者則就附近派運又請
蓋重兵淮海使督撫得自制財用以捍江虞增左師
額餉責其恢勦于秦督近餉使爲師殲寇凡此皆一
時著策也而

上方以籌餉為急元璐因奏監生蔣臣為戶部司務監製錢鈔鈔法徵紙造作工費鉅萬卒不行錢法悉收雜小錢更鑄大錢錢貴十六年冬十二月初行大錢嚴禁小錢而市物如舊賈價至過倍民甚患之有欲劾蔣臣而諂者數日復行小錢而朝廷亦無大利當是時寇既入秦元璐奏蠲沿河租稅多設敵臺汰冗兵募死士以遏群寇顧懈弛日久游離驟行而寇卒渡河十七年二月辭司農即復入翰林供經筵日講三月十九日平旦都城既陷元璐整冠束帶望闕曰

拜南面拜母取酒奠酹第武安侯前對酹三盃方命
酹而以明拖和曜適之問元璐曰君將奚若答曰方
命飲飲畢即自縊從
先帝駕耳和曜曰如此我亦從君行元璐曰誠如是再
加一盃與君共之更與和曜對酹三盃和曜趣元璐
曰君速反舍即能踐此言慎勿往他人語若少延君
復死矣和曜諾既去元璐出廳事前南面坐摶一
巾語僕人曰我分當死意決矣勿得解我因擧手自
縊衆欲解之一老僕曰此主翁名成之日也勿可違

命遂絶而耳㣲流滴血而鼻垂數箸寸許後賊至見
其喪在堂相與咲異戒衆勿得行入其室
元璐題几案云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慎勿棺衾
以志吾痛㕥語家人曰若即欲殮必大行殮方收
吾屍
修事府左諭徳兼翰林院侍讀周鳳翔字巢軒浙江
山陰人戊辰進士十九日賊既入或言
聖駕南巡自成懸賞購甚急鳳翔曰若
至尊無恙吾猶可不死二十一日入朝太監王徳化求

以天子禮祭葬

先帝諸臣大哭鳳翔逐出作書寄父母曰國君死社稷人臣無不死君上之理況身爲講職官爲侍從矛老父母生我育我教我以今有目幸不辭辱此身貽兩大人羞我事畢矣罔極之恩矣之來生萬千珍調不必以門爲念時尋迫矣不能多書復作絕命詞一章投繯而死其詞有云碧血九京依聖主白頭二老痛忠魂蓋傷其父母俱存也二妾從之俱死

石春芳石論德劉理順字湛陸河南杞縣人甲戌狀

元為人淳懿古穆甲戌上公車年已逾艾矣文詞朴而亦能舉進士殿試前數日閣臣擬策問有先聞其指要者皆揣摩以待對及對率如所聞理順獨詳覽制誥中更增一事因條對甚具而所增乃上所自製者也上乃擢理順為第一居恆持論平爾不為偏苛十九日城陷書絕命詞云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山踐之吾何不然遂命其家人云勿使我得見賊亦勿使賊得見我〻死可速掘地埋我遂自縊其家屬並留杞縣

一妾李氏隨公亦縊有幼子托于薛所藴焉順方死賊衆數百擁其門曰劉狀元居鄉最有德里人莫不被其恩者此来正欲擁護以報何遂死也臚拜號哭而去

理順妻李氏及子孝廉并奴僕十八人闔門縊死時謂匡死君子死父妻死夫僕死主一家殉難者以劉狀元爲冣

左春坊左庶子馬世奇字素修南直無錫人辛未進士十九日方早食冦入遂罷飯曰不知

聖駕何似既闖數老一時略盡歎曰是固當死正不在
癸明日始知
帝崩及二王被執曰吾蘊死所矣其僕曰死忠固是奈
太夫人何世奇曰不死亦大傷太夫人言訖二妾朱
李盛服至前世奇詰曰若以我就死將辭我耶二妾
並言主人盡節吾二人當拜辭亦欲以節自盡遂下
拜畢並入室經死世奇乃設香案于庭置周易經為
即牙牀其上拜之復南向遥拜其母遺書一通裂帛
自盡

翰林院檢討汪偉字長源南直休寧人戊辰進士初授浙江慈谿知縣丙子行取入京戊寅五月初召對文華殿面陳 狀改翰林簡討時書聯云有世不破為世所弄有人不破為人所弄有身不破為身所弄其識度如此甲申春寇急遺陸閣先給事書云京師單弱不惟不能戰抑不能守八城半失秦晉全亡肘腋交柔怡然不悟大聲疾呼人盡掩耳勢將不救惟有一死以報國恩而已十九日聞闖入趨吳甘來所約與同殉歸與妻耿氏設酒飲畢握管大書于

璧曰忠不可辱身不可降夫妻同死忠節雙芳遂就
縊偉先懸右耿懸左耿曰雖顛沛不可失序乃解繩
重繫左右而死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字懋明江西吉水人甲辰
進士初以忤璫罷職後歷南大司馬至今官癸未冬
詔九卿科道各官言事及理財足餉可速致者奏之
于是朝臣各條奏甚多大抵皆催心開採鼓鑄鹽筴
平時聚訟而訖無成功者為多至鬻爵納粟之令久
懸而卒無應者

天子乃欲諷諭群臣助餉而朝臣皆難之于是右諭德
李明睿獨言朝野縉紳富家宜按籍計畝概留萬金
為本業其餘無論數十百萬悉徵入朝其言頗快人
聽而卒難舉行
帝題之列華條奏六部共二則開採納爵申朝士舊論
也共四則以京師樞要利柄操于權貴宜按納額銀
千計然後充吏此年科目多出黨緣不若于賄兼收
詔令納銀自鄉貢科試入泮府試大小輕重各納銀
有差即實授真才等其言蓋出于過激而示計無所

之識者嘆曰國家三百年取士之科雖屢名相貿然
猶幸其名存使人知廉恥今名實盡棄其能挺予或
由丙戌壬午鄉試應天三十與才浙江廿七實學之
考餘皆貨取也濰能文章平時自表為名士者亦皆
不免如是殆不若邦華之言徑直而有補于事矣
天子卒下其議于部以為殊有可採甲申春賊陷宣大
邦華奏請太子南行科臣光時亨以為不可議遂寢
及城陷邦華向文丞相像前再拜口占一絕正坐飲
藥而卒賊至見其冠帶危坐以為鉅宦爭前執之至

則邦華死也鶴噪而去

李邦紳聞雉噪曰主辱臣死臣之分也勢不可為矣乃題閣門曰堂堂丈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矢死靡他

右副都御史施邦耀字爾明浙江餘杭人己未進士耿介廉潔癸未冬條奏時務言澄吏道在慎考選清官方在均除授大要以為行取不宜額于知推並省銓曹當歷外任屢考選不肯躁行而要樞不肯中飽帝深題其言比闖入邦耀即過倪元璐共決期死與元

璐對飲三爵歸作絶命詩一章終云斷無半策匡時難惟有一死酬君恩遂自縊

大理寺正卿凌義渠字茗柯浙江烏程人乙丑進士耿介廉潔癸未冬條奏時務言澄吏道在慎考選清論及拟覽諸書服緋正笏望闕北拜復南望拜父遺書內十餘字授僕人歸上其父其畧云盡忠可以盡孝惟能死不辱父訓耳竊內繩械先為僕輩所匿取短綆命左右勸之相視不忍客趙生曰公志決矣何不竟遂其節為繫之窗櫺奮身而絶

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字尊五福建莆田人壬戌進士協理戎政營兵掌于勳臣督以太監操總則統于大司馬少府錢費疏不能盡其所欲為寇逼守德勝門十九日平旦投城下即民間頹屋中自經

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字肖形山西澤州人壬戌進士熹廟時忤璫褫職後歷大納言甲申三月晉今職子章明字綱頂癸未觀政進士聞變兆祥語章明曰我國之大臣分在一死爾尚未職盡去子章明對曰人生

大節惟君與父君既死矣父又死矣臣子何以生為雖生奚益也遂同縊而死兆祥繼妻何氏與其媳李氏曰彼父子死忠我姑媳可不死節乎即時並縊

孟兆祥守正陽門賊至死于門下妻何氏亦死其子章明收葬父屍亟別其妻李氏曰我不忍大人獨死吾往從大人妻曰爾死我亦死章明以頭踏地曰謝夫人默然夫人須先死乃遣其家人盡出止留一婢在側視妻縊取筆作詩已復大書壁曰有侮夫婦屍者吾必為厲鬼殺之妻氣絕取一扉遮

上加緋衣又取一乘泚妾在亦服緋呼婢曰吾死亦
置乘上遂死
太常寺少卿吳麟徵字磊齋浙江海鹽人壬戌進士
放榜之夕夢一人乂手向背吟曰山河破碎風飄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覽以為不祥書之壁間有謂徵者
曰此文信國語也何以書此徵語之故相與咲異乎
時常書座右曰要窮就窮要死就死甲申三月以吏
科都給事中晉太常卿未幾賊急受命坐西直門樓
甲珮刃短衣露宿同士卒卧起時登城者獨官寺麟

徵不得上十六日寇騎有薄城者麟徵馳德勝平則二門議守以西直最當賊衝欲塞其門禁出入內官不從十七日賊隊擁至砲聲如雷不絕勳戚鄉貳府部諸臣來一登城望敵不可得麟徵愁奪路而上見賊勢甚悍攻各門皆甚急無敢聞

上者麟徵戎服單騎入西安門門監少緩沈惟炳云門內宦寺非相識不可入奈何麟徵排闥入至午門遇閣臣魏藻德云大司馬已四面調發此時兵餉宜足公何須爾

上已傾極幸毋妄陳麟徵大泣淚滴階石蔣德璟扶之而
出十九日質刻九門盡陷城兵譁潰而竄麟徵還交
閉戶自縊從者急排戶解之擁出至三元祠暮且飲
酒告曰我位列卿貳愧無寸尺以佐國家今國亡賊
入雖
至尊未知若何我亦何顏自立于客與左右並言
駕匿酒肆閒並哭麟徵曰毋亂我方寸務瞑可也涌下
二鼓復自縊家人驚起急解之甦曰誤我矣左右請
俟祝孝廉來許之既孝廉祝淵至相與酌別曰失國

之罪惟有自盡以畢臣子之事淵泣下周徊閒憂南
歸以圖興復麟徵曰壬戌登進士之夕文信國教我
矣不死何爲且我自陳整飭江南樞臣不許請身任
危疆家臣不許天下事尚有可爲惟君常述行澗之
語自知其不可也乎所慊者少切諫一二疏及黨鑒
一書未成耳鴻磐庵慄投繯而死遺書云祖宗二百
七十年宗社一旦而失雖上有龍亢之悔下有魚爛
之狀而身居諫垣徘徊不去無匡救法應褫服殘時
用角巾青衫斂以菅席覆以布衾足以棺宜速歸恐

繫先人之舉祈知交為我耶許焉若國家深澤豈容
遂泯內海九州之大不乏忠義之賢使天未厭明則
傑猶以一死為賛是所望于有心君子崇禎十七年
三月二十日酉時罪臣吳麟徵絕筆祝淵及從者哭
其屍而殮之越三日而猶如生後賊過之榜其門曰
好男子真忠臣也
太僕寺寺丞申佳胤字素園北直永年人辛未進士
初以吏部被謫起今官闖變自縊
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字和受別號蒼菴江西新昌

人戊辰進士由中書舍人考選刑科給事中甲戌京師久不雨上恤民回天疏略曰都城人衆藝庶窮民夙夜勤動得錢數文可緩須臾死僻邑窮村所賴粟麥而已此種一絕弱者泣以待盡強者逸而為賊今秦晉人且相食父子兄弟不相顧也嫁婦鬻女僅易百錢雖煩

聖明賑貸猶慮有及有不及況中原一帶賊既殘殺無遺兵之騷擾更劇刮地無頭百姓未便張應昌積功中原之畏曹變蛟過于流賊嗟夫民也

皇上生之而爲

皇上剿賊安民者恣意殺之若兵果救民殺賊百姓簞

壺迎引不暇何爲閉門走避至以兵爲賊也又糾張

捷疏回日者何對

皇上以清執冢臣下問吏部郎張捷以逆案之呂純如

對夫逆案

皇上所欽定純如者

皇上之罪臣也

皇上所注念者清執而捷謂清非清潔之清則必比匪

作緣而後為淸孰非孰持之孰則必翻功罪變是非而後為孰若紙如用則凡在逆案中者皆曰紙如用矣相與望捷而趨即不在逆案中者亦曰紙如且用吾何為不可用並相與望捷而趨競之門如市其如誤銓以誤

皇上何疏凡三上會丁母憂歸丁丑補吏科給事中癸未陞戶科都給事中甲申正月累疏乞休不允二月

三晉失守軍興日煩

上召對大司農倪元璐以餉數條上

上怪太少詰之辭氣甚厲甘來進曰臣科臣與戶曹表
裡所殺今餉本折輸父若干可按籍稽也獨臣所慮
者兵聞賊逃民見賊喜恐不專無餉之患願輕賦稅
以收拾人心是為急耳否則寇假仁義以相誘惑闖
門犒迎其勢也惟以將能御兵使不害民不畏賊殘
破不足慮耳
上然之及寇偪或勸甘來速去甘來曰臨事逃難非臣
三之義也十九日城陷或言
聖駕南巡甘來曰

上明且決必不輕出乃疾趨皇城兵衛紛馳不得入遂
歸而兄子家儀自外至相與慟哭訣曰祖母尚在然
吾不死無以見志汝父死無以終養且使
皇上在則土木袁彬靖難程濟皆可為也否則求其人
于白水起斟鄩于有仍庶幾庭幃無子而有子廟堂
無臣而有臣矣遂衣冠北拜者五南拜者四賦絕命
詞云倒底誰遺四海憂疾雷倏々羅城頭君臣義命
乾坤曉狐鼠干戈風雨秋極目河山空淚灑傷心莽
浪一身愁洵知世局難爭討願取忠肝萬古留賦畢

引珮滯自經中寅而絶

河南道加服俸一級監察御史王章字芳洲南直武進人戊辰進士賊偪同光時亨巡城至東直門賊援城而上呼曰降予不降予章曰不降賊奮刀斫其膝章罵不絶口遂被害而時亨已先跪請降矣遂相闖開門賊大進是變也死之最先者王章也降賊而闖門最先者光時亨也章子之栻亦死難于闖甚烈

四川道監察御史陳良謨字賓日浙江鄞縣人辛未進士甲申尚未舉子聞變方臥病妾時氏有娠良謨

屬其族姪曰我死若可携之南歸若誕男使守汝能始終贍給之甚為若誕女且不能守則憑若處分可也姪曰所命皆不能任恐事或不終有負大人耳妾聞之使姆致詞良謨曰非覆主公放心我即隨去耳遂掩戶自縊姆子以告良謨良謨曰能足我亦瞑矣遂自批上自刎死

吏部考功司員外許直字若魯南直如皋人甲戌進士城陷從者趨避報名直曰我生已捐我計已決勿復多言時賦詩

駕從齊化門出會客羊生謂直曰天子南幸公等出宜
擁蹕偕行共圖克復何必以有為之軀輕擲為也直
憮然出户顧望嘆曰當此四面干戈
駕將焉往比知大行凶問慟哭幾絶羊生復慟之僕衆
環跪而哭其言親老子幼何適若如此直曰我幸有
兄在無憂也夜寢羊生于別室呼僕授書歸報其父
更冠服遥拜君父訖作詩六章有云微軀自恨無兵
柄殺賊徒殷報主心又云丹心未雪生前恨青簡空
留死後名書畢命僕取麻練作繯自縊既絶一手持

練尾一手上握神氣猶生

兵部武庫司郎中成德字玄升山西霍州人辛未進士賊至德先衢書于馬世奇曰主憂臣辱我儕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報國爲忠孝所棄諒有同心預譚斯期毋忘息壤賊既入未知聖駕所在若入朝遇堂官張縉彥于午門外德以頭觸其胸曰若平日不聽吾言故至此既謝太僕駕出德哭之于茶菴而歸母夫人曰我以成德必從先帝死矣何又歸也德踊哭于前不能語太夫人遂入

家自縊德自殺德妻及妹俱自縊先是正月德過諸生羣允爵家留飲德歡歡不能自勝曰今年凡為臣子者皆應死矣獨洪近日往來諸臣不誅南欽即誅南奏壹尚欲貪生乎不然何出于此也客亂其故德曰事已不支衆共知之非一人之私說也系是果如其言

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字伯玉南直武進人戊辰進士歷官都部工水司監督器皿廠崇禎四年奏論總理戶工兩部監督太監張彝憲不得監督之成又力

遷兩部郎官不得進署請監察憲大怒五年正月授憲督驗火器劾鉞削籍居十年而丁父憂當道屢以好學薦士薦鉞癸未冬奉旨復職甲申服闋二月四日除兵部車駕司巡視皇城三月闖賊大同勢且逼宣府宣府不守則大事去矣撫臣朱之馮忠孝為心智勇足備力能率衆死守特恐監侍内臣中掣其肘深有僨事之虞乞亟撤内臣而任之馮臣能必驕賊之不敢窺宣也不報未幾而内臣率鎮迎賊之馮殉焉十九日昧爽燕服入朝巡警市人喧言

駕行宮人且外適亟歸易冠服非毋訣曰兒職在皇城即死皇城為正逐馳馬哭入西北門臨海子河而坐有頃中官盡竄遥望賊騎將入遂投入河從者牽出之再投深淵而死從者亦告其母母章氏亟投井死先是賃府隔淵鉉語弟曰都城將不守我死分也何以處母弟曰將求僻室于外以奉母母曰我為命婦決無生理宅中井可入也十八日夜賊犯内城急鉉舉酒奉母且涕曰既承父母訓身當殉國但不得盡孝覓死不暝也母曰為臣死忠孝孰有大于是我投

命于井不為不得死所覺自盡爾卿我當令覺暝目
訖如其言鋐前來三朝不復娶妾王氏見太夫人入
井大哭縱入而殞

鋐弟諸生鍨哭曰母死我必從死然母未歸土未
敢死也遂捐殮其母既葬三月復投井而死

光祿寺署丞于騰蛟順天人賊至謂妻某氏曰我為
朝廷命官爾為朝廷命婦豈甘為賊所辱遂服衣冠
婦亦服冠服從容共縊而死

北城兵馬副兵馬姚成浙江 餘姚人城陷自縊

原任灤州知州馬象乾字西山順天人甲子鄉薦歷
教諭除灤州守尋休職林居閉戶靜處恂恂有古儒
者風十九日寇入舉家自縊遺屍無有瘞者行路傷
之
中書舍人滕之所阮文貴咸投御河死
中書舍人宋天順亦自盡
儒士張世禄二子懋賞懋官俱自縊死
菜傭湯之瓊見
先帝梓宮過慟哭觸石死

武臣

錦衣衛南堂指揮同知李若璉字方正山東濟南人戊辰武進士守崇文門城陷作絕命詩有云死矣即爲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遂自經若璉者清禮部尚書李若琳之弟也

錦衣衛街道坊掌刑千户高文采宛平人守宣武門城陷闔家十七人皆自縊共埋一坑文采後縊骨肉狼藉行路悼焉

毛面户遺其名住觀音寺衚衕燒餅爲業賊入舉家

二十餘人悉入井死

原任昌平守禦任之幹字中蘇順天大興人丙戌進士任心源侍御之次子也性豪放不羈喜呼盧尤嗜偎紅往來狹斜無虛日授產不數年家徒四壁亥中年頓悔前行肄力業武中武舉除昌平守禦受事未久即告歸邇來近于老成人亦不奄然媚世甲申冦入喟然長嘆告諸同列曰我世受國恩義不與賊共天遂投綴堂石弟之對解之復吏家人守護之垂淚無語至暮復踰墻自經于鄰人之空室

宦官

提督軍務司禮太監王承恩順天人初為司禮監秉筆太監大同告陷

上命承恩提督京城內外諸軍務居督府之上十八日中夜承恩執鎗隨

駕登門出不得還至萬壽山下從　上既繫于巾帽局而死自成得其屍瘞之

司禮監舊掌印太監高　順天人預設一棺積薪其旁城既陷遂入棺內呼左右燒之左右皆莫應因大

罵之一小內監曰公意如此當如公意遂舉油塗棺引火燔之小監旋亦自縊一時共縊者六人高將入棺爲其鄰曰我死可共取物去于是鄰人分其財相與瘞之

內監田七其名任白塔寺後十九日自縊命下人搽其中叢以逃惟餘書籍花盆在焉後楊士聰居之覽其書多寫冊亦有手錄者讀書好文盡節須身而名滅不稱悲夫

士民

太醫院吏目楊元順天人妻何氏十九日城陷同縊死

居民田氏字祥宇闖賊入恥為執辱縱火焚其家闔門盡死

李夢傳字小槐順天人妻杜氏二子二女一婢闖賊入相期共死長女名妁年十七已字未嫁同母弟妹婢一時先縊畢夢傳遂自縊乎時輕財艇直戚里傷之

安定門內磨坊亡其姓氏賊既陷內城語人云我薄

治產物皆明朝物也豈肯留與逆賊于是集大小男
女及妝畜資財悉焚滅無遺
北城察院皂隸亡其姓氏城隔闔門悉焚
順天府諸生曹肅弟持敬嘉靖壬戌進士曹子登曾
孫也其先南直蘇州人子登生爾材爾材生文耀文
耀妻張氏生四子一女長曰遜次肅次持敬次持毅
女曰持順文耀早世三月十五日寇急張氏率子女
諸婦哭家中祠曰世受國恩義不受辱闔門矢死庶
無恨耳及城隔張即自縊爾材遺妾姜氏及遜妻李

氏持穀妻鄧氏持順及乳母周氏同肅效持敏皆自
經死惟持穀及嫂周氏亦同縊縊繩作斷賊將入室
遂逃去而遯先自刎仆地復避賊繫至田虎家綁辱
之投其貲財奇釋之
張應選字賓慶究平人內閣効勞撥經歷俸閣賊陷
宮大知勢去指屋梁謂友人曰國恩難忘此梁為我
宗究對及城陷同妻妾子女凡五人盡縊
順天府知事陳貞達自盡
陽和衛經歷毛維張不屈死

百戶王某閫鍾爲某家百戶衛鍾死鍾不應出門欲降挽鍾帶至衙鍾不聽百戶自經

甲申之變城陷而自殉于義者不可勝紀一武弁吳姓亡其名江米巷傳神者夫婦同縊一未進儒生悲憤搥胸嘔血數升而死其餘氓士尚多數十輩聞者皆略言其人失其名氏遂軼而不傳惜哉

御史趙譔巡視中城捕諜殺之城陷賊獲譔譔瞋目大罵賊怒殺于白帽衚衕

書宦官後

臣覽國家禍敗之興不盡由于僉壬之罪也其臣子以忠名賢貿禍發以德勝乎奸回使人主反其所親以覆溺天下乃不自引其咎而率尤上以厭薦朝臣寵信内豎豈不悖哉然而閹豎之從自

神宗辛丑以後不復選用者二十年

熹廟時僅復一選至

上十七年閹選用至三内禁增萬人歲增月米七萬二千靴料銀加多五萬此亦可已而不已之費也自魏

瑞畢逆
上獨斷誅之躬擘倒持之柄遂謂左右近侍由我進退
不復尚作朝臣恒使閣璧制其機要此其毒中于恩
而不可瘳者也默文相之得君也各省內臣盡撤
其羅相也則後用馮周陽湲之自給于
上也內臣又撤其自敗也則各鎮之監軍又還爲論者
遂謂二相之謫繫由中貴而不知文相之謫由烏程
之濕獨相之戮由視師之愆宜督閣寺之罪我雖濟
上之怒或由中宫而使中宫自閉

上寵以及危亡者則烏程陽羨之謂也故陽羨戮于冬
諸監督內監遣于吞王承恩總軍務于大同之既陷
曹化淳督彰義門于居庸之失守輒無可信之臣使
中官有願收之任不亦羞朝廷辱天下之士哉及大
內城告陷化淳開門納賊
皇帝始悲憤事之深在于閹豎乍有成國之論雖亦不
果行而舉承恩兵柄頃刻付之成國覲以元勳國戚
任東宮以圖萬一之助而獨名承恩侍從以至于死
則豈非悔悟于垂亡之刻與第承恩身握重兵而不

諫奏

駕南巡乃獨其從

上自縊以死亦何益哉議者間謂其出于化淳名下化

淳開門納賊承恩雖欲奏

駕不能徒以

上之恩遇既重迫于侍奉

駕前不得不式死事之忠嗚呼果能忠于死事耶雖然

操天下之重兵者非一中官已也中樞乏子金之誅

外鎮鮮參御之旅張縉坐擅樞務而俯頸延賊李國

積微寵數存而覥顏就紳若者誰猶其齒收其骨猶不足以竟其罪也今或置而不言而以責本督軍務之承恩不亦過哉